

论《石头记》己卯本和庚辰本（上）

——兼评冯其庸同志《论庚辰本》

王毓林

引言

我在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成书过程中的失稿问题时，发现己卯本和庚辰本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在其专著《论庚辰本》中，却认为“庚辰本从头至尾，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都是从己卯本抄来的”。

为了弄清问题，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将己卯本和庚辰本作了一次比较仔细的对勘。对勘的结果说明：己卯本不可能是庚辰本的底本。“庚辰本从头至尾是据己卯本过录的”认识，是缺乏充分事实根据的。如不予以澄清，则难以避免其对己、庚两本研究所造成的混乱现象。

我在反复研究有关这两个抄本的评论文章，并结合这两个抄本的异同进行分析之后，获得的主要认识是：己卯本和庚辰本是来源于脂砚斋四阅评本和四阅评本的修订本。

本文的第一章，着重分析《论庚辰本》（以下简称《论庚》）所提出的“过录关系”；第二章，着重探讨己卯本和庚辰本的构成及其祖本问题；第三章，探讨此两本的一些其它问题，第四章，对己、庚两本及《论庚》的总的看法。

第一章 己卯本不是庚辰本的底本

长期以来，一些《红楼梦》版本研究者一直认为，己卯本和庚辰本是各据各的底本过录的。对此，冯其庸先生于一九七八年在其专著《论庚》中，提出了新的见解。

冯先生在“己卯本是庚辰本的底本”一节中认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而不是如吴世昌先生所说，是一个至少由四个本子“拼凑起来的合抄本”。为了证明这两个极其珍贵的抄本间存在着直接过录关系，冯先生从六个方面加以论证。

但是，冯先生所列举的这六个方面的材料，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两个抄本与现存的其它抄本比较，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而不能证明这两个抄本之间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过录关系。事实上，这两个抄本都是脂砚斋一次修定（己卯冬定和庚辰秋定）完成的四阅评本的过录本，在它们（或它们的底本）转抄的间隔时间内，脂砚斋还再次修改过。所以，它们既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相同之处，又存在着大量的、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用“过录关系”来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一、关于抄写款式

己卯本在过录完成后曾经散失了一部分。归北京图书馆时仅存四册，即原装的第一册（第一至十回），第二册（第十一至二十回），第四册（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七册（第六十一至七十回）。其中，第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后人据另本抄配的，也就是实存三十八回。一九七五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发现了于一九五九年购得的此本散失部分中的三回又两个半回，即第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三个整回和第五十五回的后半回、第五十九回的前半回。总合起来，共存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是原装总数的半数稍强。

此本原装应是以十回为一册，每册首有总目页，此点与庚辰

本相同。《论庚》在强调这个相同点时，特别指出“庚辰本每回首半面每行的起迄，绝大部分也与己卯本相同”，“所以，从它的抄写款式和装订来看，这两个本子确是很一致的。”^①

其实，《论庚》所作的对比，只能说明这两个抄本在分册形式上一致，在抄写款式上相近，仅此而已。它并不能成为“过录关系”的根据。因为在现存的诸脂评抄本中，就有装订和款式上一致的抄本，这些抄本之间并不存在过录关系。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戚本与蒙府本的装订和款式就完全一致，同是以十回分册，同是每叶十八行、每行三十字，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过录关系。这一点，冯先生自然是很清楚的。

如果我们把己卯本和庚辰本作一下对比，就会看到它们在抄写款式方面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例如：《好了歌》的抄写款式，己卯本在“口内念着几句言词，道是”之后另起一行抄写，共占四行，每行都以“世人都晓神仙好”起头（第一行是“世人只晓……”，与庚辰本不同，概属误抄，这也是非“过录关系”的证明），显得非常整齐，《好了歌》在位置上得到突出表现，这种歌赋与正文在抄写格式上区别开来的写法，无疑是较好的。庚辰本上，《好了歌》与正文一起顺抄下来，每句间空一字之格以断句。这样抄写，《好了歌》的位置既不突出，也不整齐，不如己卯本为好。两个抄本上的两种抄写格式恰恰证明它们之间不是“过录关系”。再如，己卯本《好了歌注》也是另起行低二格抄写，庚辰本则又是与前后文字同格式顺抄。同样，这些现象也是不能够用“过录关系”所能解释通的。此外，己卯本、庚辰本上大量的匾额、诗联、歌赋的抄写格式是不同的，仅在前七回的五十三条中，就有四十条不同，占百分之七十五。这足以说明，己卯本和庚辰本是各据各的底本过录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过录关系。

二、关于两本的回目

《论庚》在将己卯本现存的四十个回目（己本首册前缺三页

半，故无第一回回目）与庚辰本相应回目作了比较之后，说：

我们用甲戌本来与庚辰本对照，甲戌本的第一、二两册一至八回，其中就有四个回目与庚辰本的回目不同，其第三册十三至十六回，两本回目全同，第四册第二十五至二十八回，有两个回目不同。甲戌本总共十六个回目，就有六个回目与庚辰本的回目不同，而且不是个别文字的不同。

又说：

我们再据己卯本实存回目与戚蓼生序本相应的回目对照，在四十个回目中，倒有二十三个回目不同，而且其中有好多回如三、五、七、八、六十五各回的回目，与己卯本和庚辰本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原来己卯、庚辰两本上所缺的十八、十九回的回目，在戚本上就完全不缺了，原来己卯、庚辰两本都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在戚本上这两回也全了。总之，戚本的回目与己卯本和庚辰本的差异是很大的，无论是甲戌本还是戚本的回目，与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有很大的不同，唯独庚辰本与己卯本的回目，四十回一字不差，这一情况，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两本的渊源关系吗？②

这种比较，对于研究己卯本、庚辰本与其它脂评本的关系是必要的，然而却无法证明此两本是“过录关系”。大家都知道，甲戌本的底本（或祖本）是脂砚斋于甲戌年完成的“抄阅再评”本，在时间上，比四阅评本要早五年，回目与己卯本有一些不同，只能说明在这段时间内，曹雪芹又作了部分修改。同样，戚本补齐己、庚本原缺的第十八、十九回回目和第六十四、六十七两整回，正说明戚本的底本远比己卯、庚辰本为晚。甲戌本和戚序本都不是脂砚斋四阅评本之过录本。假若《论庚》证实了甲戌本和戚序本也属四阅评本，我们就必须仔细研究为什么四个四阅评本中，有两个抄本在回目上相同，又与另两个抄本大不一样。然而《论庚》并没有作出这样的论证，所以用甲戌本、戚序本来证明己卯本和庚辰本之间必是“过录关系”的作法本身，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是没有说服力的。

己卯、庚辰两本的回目，并非是“四十个回目一字不差的”，

《论庚》中就已提到了第三回的“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己、庚两本在总目中相同，然庚本在回前却作“林黛玉抛父进都京”，这虽然是明显的误抄，却不能肯定必是据己卯本过录时才能致误，倘若庚辰原本上即作“都京”，庚辰本也作“都京”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吗？第六十八回回目“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中的“酸凤姐”，己、庚两本在总目中是一致的，而庚辰本在回前却作“俊凤姐”。冯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同第三回的“都京”一样“显然……是抄错的”。但这个“抄错”是庚辰本据庚辰原本过录时才应出现的，如果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这个误抄就不应出现。因为己卯、庚辰两本上大量的误抄，往往是因为底本上的字体较草（甚或草书），不易辨识，加之抄手水平较低才造成的。例如，己卯本《好了歌注》中将“脂正浓，粉正香”误抄作“脂玉浓，粉正香”（墨笔如此，后人用朱笔旁改）^③，庚辰本中将“两府里”抄成“内材俊”^④。都是因底本字体较草造成的。我们检查己卯本第六十八回正文前回目，字体非常清楚，很好辨识，是不可能误认、误抄的。人们在抄回目和总目时，注意力一般较为集中，从字字清楚的底本中过录出如此不同的文字之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所以，上述误抄文字与己卯本没有任何关系。庚辰本之所以抄错，乃是因为庚辰原本字体较草以致过录者误识才造成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庚辰本与己卯本相同的文字是从己卯本过录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庚本与己本不同的文字必然是前者据后者过录时的“抄错”。

还有一些情况，如：第二回的“扬州”，两本总目页都写作“杨州”，回前又都作“扬州”；第六十二回回目，总目页上都是“猷香菱情解石榴裙”，而在回前又同作“栝榴裙”；第六十三回“开夜宴”的“宴”字，两本同抄作“晏”。诸如此类的情况，都是己卯、庚辰两本各据其底本忠实过录的证明。上举各例，在己卯原本和庚辰原本上即是如此，己卯本据其底本过录时如实照抄，庚辰本据庚辰原本过录时也依样画葫芦。《论庚》认为己卯本在过录完成后

的不太长时间内，曾据庚辰原本校改过。但查阅一下己卯本就会看到这几处错字并未经过旁改。那么，到底是庚辰原本此几处文字完全同于己卯本呢？还是己卯本根本未据庚辰原本校改过？不知冯其庸先生作何解释？据我分析，己卯本和庚辰本出于同一祖本，这个祖本是脂砚斋的四阅评本（只不过庚辰本的底本据以过录时，脂砚斋已再次修改过罢了。此点后文详论）。

己卯、庚辰两本第十七、十八回都未正式分回，第十九回均无回目，第六十四、六十七回都“暂缺”。这些情况说明己卯、庚辰两本上“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的题字都是可信的。正是因为己卯本底本和庚辰本底本是脂砚斋一次修定完成的四阅评本的再次修订前后的过录本，所以它们才有如此之多的共同之处。试想，从己卯冬至庚辰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脂砚斋一直在紧张地修定四阅评本，既使在这段时间内曹雪芹一直手不停笔地紧张完成第十七、十八、十九回的修补工作，也不能把新补文字立即录入与之同时进行修定的四阅评本。所以，我认为己、庚两本缺回、无回目等相同情况，只能证明上述几条题字都是真实可信的，却不能成为“过录关系”的根据。

三、关于评语的情况

对比分析己卯、庚辰两本的评注，是研究此两本关系时必不可少的工作。如果它们是“过录关系”，则在两本的评注中必然有所反映，不是“过录关系”也会得到证明。因为，脂砚斋除系统地阅评《石头记》外，时时都有可能随笔加批，而与正文一起过录下来的评注，是较为可靠的历史记录。我们只要作一番细致的校勘，就能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

己卯本批语情况比较简单，除正文中双行小字评语和回前回后批语外，行间批只有十三条（除一条在第十七、十八回外，其余十二条完全集中在前十回），都是墨批，朱批只有四条，^⑤且是

出于后人之手。庚辰本则不同，既有双行小字评注和回前回后评语，又有大量的眉批、行间批，这些批注，有朱有墨，朱墨混杂。两本在评注方面的差异非常之大。冯其庸先生通过核对笔迹，辨别墨色，把己卯本上的批注分几个时期区别开来，并将两本的评注作了统计和比较，结果如下：

在己卯本上，除了十七、十八回未分回处书的眉端有两行淡朱色的字“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还有少数几处将难字或抄错的字纠正写在眉端外（也是淡朱色），全书没有一条评语式的眉批（不论是朱笔或墨笔）也没有其它的朱笔批语，就是墨笔的行间批，也有一至十回共有十五条。在己卯本里的批语，主要是正文下的双行小字批，全书共七一七条……。另外，在己卯本里还有回前批十条，计：十七、十八回四条，三十一回二条，三十七回三条，三十八回一条。回末批三条，计：第二十回二条，三十一回一条。以上各项的总数共七四五条^⑥。

冯先生对上述统计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到如下结论：（1）“庚辰本上的那许多朱笔评语，则是庚辰本后来从别的抄本上转录来的”。（2）己卯本中七一七条双行小字批，除第十九回庚辰本漏抄一个“画”字外，“其余七一六条从批语的位置到文句，在各回的分部情况，完全相同”。（3）“至于其它回前批、回末批的情况也是一样，除少量的文字差异外，其余完全相同”。（4）“庚辰和己卯两本的墨笔双行小字批语和回前、回后批语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论庚》的上述四条结论，需要重新进行考察和研究。

首先，从双行小字墨批和行间批来看，可以举出一些实例，否定《论庚》的第二条结论。

（1）己卯本第二回末句“雨村忙回头看时”下，有墨笔双行小字评注“语言太烦，令人不耐。古人云：‘惜墨如金’，看此，视墨如土矣，虽演至千万回亦可也”^⑦。这条长达31字的墨批，

在庚辰本相对应处却只字也无。

(2) 庚辰本第八回，在宝钗取出长命锁给宝玉看时，书上画出了长命锁正、反两面图形，上面一幅是正面图，其下有几个字：“音注云‘不离不弃’”，下面一幅是反面图，其下也有几个字：“音注云‘芳龄永继’”。仅此而已。但己卯本此处，在“音注云‘不离不弃’”之下，紧接着有墨笔双行小字评注：“‘不离不弃’与‘莫失莫忘’相对，所谓愈出愈奇”；在“音注云‘芳龄永继’”之下，则有墨笔双行小字评注：“‘芳龄永继’又与‘仙寿恒昌’一对，请合而读之。问诸公：历来小说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换新眼目”。己本这两条多于庚本的批注的笔体与此页正文相同，显然是与正文同时顺抄下来的。如果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庚本为何不过录这两条评注呢？

《论庚》中说：

己卯本从第一至第十回的十五条行间批，在庚辰本上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是庚辰本的抄者借己卯本抄成以后，己卯本的藏者又从别的抄本过录到己卯本上去的，故庚辰本在抄写时，己卯本上没有这十五条批语，因为这十五条批语的笔迹，不是己卯本原抄书人的笔迹，这是一看就清楚的。^⑩

但是，《论庚》并没有具体列出只存在于己卯本的“十五条行间批”倒底是哪十五条，我在对勘中只对出十二条行间批为己本独有，即：第六回两条，第十回十条”。很明显，《论庚》是把上述三条评注也归到了行间批之例，然只要看一下影印本即可明了，上述三条墨批纯属双行小字评注，虽然书写这三条评注的位置在庚辰本对应处是正文中的空白位置，却无论如何无法将它们归结到行间批范围的。而且这三条批的笔体与同页正文相同，并非如《论庚》所说“不是己卯本原抄书人的笔迹”。例如，宝钗长命锁画图下面两条批注的笔迹，与“音注云‘不离不弃，’和“音注云‘芳龄永继’”的笔迹完全一致（见封三影件一），庚辰本上亦有

“音注‘云不离不弃’”和“音注云‘芳龄永继’”之字。庚本只录注语，没录下面的评注的原因是什么呢？冯先生对此问题没有做出进一步说明。

如果说这三条双行小字评注是己卯本后抄的，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实例来：

(3) 第十九回，己卯本在“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发”句下，有一批语“画”，庚本没有此批，这一点《论庚》已经指出。然己卯本在下行“黛玉点头叹笑道”句后，下一行第一个字即是一条同于前批之评批“画”，庚本同句下亦无此批^⑩。难道庚辰本在据己卯本的“忠实过录”中，三行之内竟连漏两条批语？

(4) 更明显的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正文宝玉所题诗联“新涨绿添潞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中，上联之下有评语“采诗颂圣最恰当”，下联之下有评语“采风采雅都恰当，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奁格调”^⑪，这两条双行小字评注肯定是与正文同时过录的。己卯本同处诗联之下光秃秃一字也无^⑫，这又说明了什么？

(见封三影件二)

(5) 己卯本第十七、十八回，在“方欲走时，忽又想起一事来”句旁，有一条行间批“不板”，此批与正文同时过录，笔体相同。庚本此处又无此批。

以上各例说明，《论庚》关于己卯本“七一七条双行小字批，除了第十九回庚辰本漏抄了一条批外，其余七一六条从批语的位置到文句，在各回的分布情况，完全相同”的结论，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己卯本和庚辰本在双行小字评注方面存在着此有彼无的情况。而且，己卯本前十回的十二条行间批，也没有理由认为是后过录的，《论庚》也没有提出判断这十二条行间批来源于另本的依据。

其次，从己卯本第十九回前附页之批注来看，《论庚》所提出

的另一条结论：己卯、庚辰两本的回前批、回后批“除少量文字的差异外，其余完全相同”，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论庚》对两本总评所作的统计就不准确不全面。《论庚》说：“在己卯本里还有回前批十条，计：十七、十八回四条，三十一回二条，三十七回三条，三十八回一条。回末批三条，计：第二十回二条，三十一回一条”。但是经我们核对，除冯先生已举出的十条外，己卯本还有回前批五条，计：第十九回前三条，第三十二回一条，第三十六回一条。这几条回前批《论庚》此处未予提出，又赫然列在《附表》之中，这说明冯先生的结论和自己所列证据本身就自相矛盾。

《论庚》在论证己、庚两本关系时未予提出的五条回前批中，除第三十二回的一条、第三十六回的一条庚辰本亦有外，第十九回前的三条墨批庚辰本上根本没有，不但没有这三条墨批，甚至竟没有这记录墨批的附页。恰恰是己卯本第十九回前的这张附页对《论庚》提出的“过录关系”具有强大的爆炸力。

己卯本第十九回前的附页，a面无字，b面靠右侧是一行墨笔字“十九回 情切切良霄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a)，下紧接朱笔字“移十九回后”，中间偏左又有两行墨笔“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b)，“意”字下紧接一行墨笔字“此题系二十回的”(c)。朱笔字和此页所附之夹条和十九回后的两行朱笔字为一人所写，同出于己本后来的收藏者武裕菴之手，这一点已为梅节先生指出^①。根据武氏之批“移十九回后”可知，(a)于武氏收藏前在己卯本中即已存在。通过字体比较可知，(a)(b)(c)同出一人之手，它们是同时过录的。我们用这三条墨笔字与己卯本第五十八回前一个抄手笔迹比较，“花”“玉”的写法、风格一致，可知是出于一人手笔（见封二影件三）。这样，大体可以断定己本十九回前附页之墨笔字是与己本正文同时过录的。那么，如果庚辰本是从己卯本直接过录的，庚辰本为何不录此页之批呢？

庚辰本保存之完整的现象，完全可以排除在后来的年代里散失此附页的可能性。

我们再看这三条墨批的内容，(c) 附属于 (b)，(b) 是第二十回回目，并已被两本二十回正文前采用，庚本不予过录尚且说得过去，然 (a) 乃是第十九回的回目，庚辰本第十九回前正缺回目的啊！庚辰本抄主有什么理由弃而不录呢？

但《论庚》在《附表二——说明》一栏里又云：“本回已卯本回前回后批语，庚辰本一条也没有，可见回前回后批语及诗，均为庚辰本抄录过后加入”。也就是说，己、庚两本的回前回后批语，两本都有的，庚辰本之批是从己卯本过录的，庚辰本没有的，便是己卯本后“加入”的。其依据，仍然是《论庚》所要得到的结论——庚辰本是从己卯本过录的。这种论证方法（即逻辑学所说的“循环论证”），难道不正显示了“过录关系”说的软弱无力吗？既然冯先生断定己本此附页是后加入的，我们就用冯先生自己在《论庚》中的一句话提出疑问：“那么请问它是哪一个老板或哪一个藏主的手笔呢？⑥”

再次，从行间、眉端朱笔批语来看，现己卯本上的这许多批语，绝大部分是近人陶洙据甲戌本、庚辰本补加上去的，己卯本原来并没有这些批语。庚辰本上则有大量的回前回后、行间、眉端朱（墨）批。为什么两个同属四阅评本的抄本上的批语状况如此不同呢？这是研究这两个抄本的版本构成时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发现己卯、庚辰两本有较近亲缘关系以后，就成为研讨此两本之关系时非常重要的必须解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约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庚辰本上大量的朱批是据另本过录的，吴世昌先生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种观点，并且得到了许多红学家的承认。吴先生说：

这个抄本（指庚辰本——毓注）的原主人（不论收藏者或书贾），……他又得到了一个十七回（第十二至二十八回）的残本，眉端行间，写满了朱笔的评语。这个本子——脂京本的底本之肆（以下简称“脂京底肆”），保存了比他所见的任何本子更多的评语，为了收集最大数量的脂评，并且力求保存原状，他把这些朱评，仔仔细细照原样加抄在他的本子中——自然也是用朱笔。^⑭

吴先生的依据，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1）如果这些朱批不是另据它本，“则当初过录到脂京本时，早已像别的脂评一样用墨笔过录”。

（2）第十四回评可卿之丧的一条朱笔眉批云：“兆年不易之朝，永治太平之国”，与正文中“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不完全相同，正文中无“永治太平之国”句。

（3）第二十九回双行小字评语“至此一顿，狡猾之甚”下空白处有朱笔“原非书中正文之人，写来间色耳”，“可以证明在这回书中这条评语下半截或系原缺，留着空白，或系草书，墨笔的抄者不认得，才留下空白。但幸而在另一本子（即“脂京底肆”）中有这一条评语，且是朱笔写的，所以过录朱评的人就顺手抄在上面，弥补了空白的难堪”。

（4）第十六回中，有一条双行小字评注“补近日之事，肩下回之”，文意未完，又有朱笔在行间接评“大观园一篇大文……”等六十三字。因此墨批是一个来源，朱批是另一个来源。

《论庚》虽然承袭了吴先生的观点说“至于庚辰本上的那许多朱笔评语，则是庚辰本后来从别的抄本上转录来的”^⑮，但却没有具体指出依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庚辰本上的大量朱批是与墨笔正文同时过录的，根据是：

（1）第二十六回连在一起的墨批和朱批（即吴先生依据之

(3) 所引之批), 正说明了庚辰本在过录时所依据的底本上不仅有墨批, 而且也有朱批。因为墨批的笔迹与正文相同, 朱批的笔迹又同于其它朱批, 正是因为墨批的抄手看到下面有条朱批, 才正好留下与朱批字数相对应的空白, “抄手在抄这一页时, 如果没有看到底本上面有这一段朱批的话, 他怎么会先知先觉的想到以后会借到一本有朱批的本子, 而这里会有这样长短的一段朱批, 而为其留下空白呢?”^②

(2) 第二十七回有一条朱批“余读《葬花吟》凡三阅, 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 举笔再四, 不能加批。先生想身(非)宝玉, 何得而下笔? 即字字双圈, 料难遂颦儿之意……”。“这朱笔眉批中的‘字字双圈’几字, 和《葬花吟》里的十四处墨笔情况完全符合, 如果没有朱批的话, 正文中的墨笔双圈岂不落空了吗?”^③这就证明了庚辰本在过录时依据的底本上, 不但有朱笔双行小字评注, 而且还有朱笔眉批。

(3) 庚辰本第十四回(第286页)有三条眉批, 中间一条是墨批, 其笔迹与前后朱批不同, 但从语意和关联词来看, 它既反驳了前一条朱眉批, 又被后条朱批所承接, 显然他们是同时过录的。

(4) 庚辰本第二十六回(第586页)的两条墨眉批笔迹与同页正文相同, 如: 眉批之署名中“畸”写作“畸”, 同页正文第六行之“绮”字, 亦写作“綺”, 说明眉批与正文同时过录, 这一抄手习惯把“奇”写成“奇”。再如庚本第599页墨眉批中的“英”字, 与同页正文中的七个“英”字的笔体风格完全一致^④。

我认为, 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因为它证据充分, 言之成理。实际上, 所谓庚辰本第十二至二十八回的“朱批”, 并不都是朱批, 除去署名绮园、鉴堂等后来收藏者写的墨笔批语外, 在眉批中尚有一些墨批也是与朱批同时过录的。庚辰本上的朱批与墨批是由不同的人分别抄录的, 而朱批与墨批的过录又是与正文的抄录同

时进行的，所以庚辰本在过录时，其底本上就有这些朱、墨批。

相反，第一种意见则难于成立。如吴先生的依据之（1），其推论就不够合理。为什么底本上的朱批到过录本上就一定要变成墨批呢？为什么过录本不可以维持底本的原貌，仍用朱笔过录其底本上的朱批呢？事实上，吴先生在此处完全忽略了脂砚斋亲自誊清本与转抄本的区别。我们知道，脂砚斋系统地评阅《石头记》时，使用的大多是朱笔，这是因为朱笔既醒目又不易与正文混淆，尤其是行间批非用朱笔不可。至于墨批，往往是偶有感触时才随笔写上一两条，所以墨批数量既少，又往往被混入正文（庚辰本第五十回第1149页，第五十八回第1365页混入正文之批就是很好的例子）。脂砚斋在誊抄新本时才能将朱（墨）眉批、行间批用墨笔双行小字录于正文文句之中。因此，朱眉、行间批语改成双行小字用墨笔嵌入正文的情况是脂砚斋的必作工作。后人转抄则又不同，人们没有理由非把底本上的朱批改成墨笔过录不可。庚辰本又绝非脂砚斋亲自誊清后未再加批之本。因此，它上面的朱（墨）眉批、行间批正是其抄主忠实于底本的表现。

吴先生的依据之（2），也根本无法证明朱批不是与正文同时过录的。因为，在脂砚斋对《石头记》作反复阅评的同时，曹雪芹也在进行不断地批阅增删。目前我们所见诸本，都是经作者反复增删过的。如甲戌本第十三回回末总批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因命芹溪删去”，庚辰本第十三回末（第284页）朱批云：“通回将可卿如何死故隐去，是大发慈悲心也。叹叹！壬午春”。这些批语说明，在曹雪芹早期稿本上，第十三回的回目是“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可卿之死，正如现存诸抄本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图中“画着高楼大厦，有一美人悬梁自尽”。然不要说庚辰本，就是比其底本更早的甲戌本中，可卿之死即已为病逝。所以说，批语同正文不符的情况只能说明批语较早，正文又经过了删改。

吴世昌先生列举的材料，并不能证明庚辰本上的朱批不是与正文同时过录的。但是，吴先生的观点又是不能忽视的，在仔细地研究这个观点并结合己、庚两本的对勘来分析吴先生的观点之后，就会感觉到吴先生之观点是非常宝贵的了——因为它能够给予我们新的启示。

总之，我认为庚辰本上大量的朱（墨）眉、行间、回前回后批语是与墨笔正文同时过录的，同是过录自同一底本。而已卯本上没有这些十分重要的批注，所以它不可能是庚辰本的底本。

四、关于抄本的特征

《论庚》列举了几条两本文句、格式相同的总评，以证明它们存在“过录关系”。我认为，这是它们从各自的底本忠实过录的结果，因为在这两个抄本上，不仅有着共同的总批，而且还存在着此有彼无的情况。即使己、庚两本共有的总评，其抄写格式也不完全一致。例如，己卯本第二十回末的总评是从眉端伸延下来的（见第419页），在庚辰本上则是用与正文相同的格式抄写（见第453页）。这样的客观存在，冯先生为什么视而不见，却只提取其格式相同的部分来认识此两本的关系呢？除去总评外，两本的回末套语也有不同，如：己卯本第二十回末套语是“要知端详”，庚辰本相应处则是“要知端详，下回分解”。再如：己卯本第三十六回末套语是“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庚辰本相应处无“正是”两字。

《论庚》中列举了五条空白文，以证明“过录关系”，这五条空白文是：己卯本第十九回（第373页，庚本第405页）一条，同回（第398页，庚辰本第431页至432页）二条，己卯本第二十回（第410页，庚辰本第444页）一条，己卯本第六十三回（第830页，庚辰本第1510页）一条。这几处空白文两本大体相同，却也不尽相同，如庚本第405页空白文处，点去了原抄的“名”、“自然”、“也”等字，并在空白处用墨笔相连接。这是出于抄手的妄改，还是按

照原本的依样画葫芦，殊难断定。从其它几处空白文庚本未作点改、连接的情况看，似乎所据也不是无本的。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己卯本第十六回（第312页）也有两条空白文，如下：

都判道：“放屁！俗话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
阴阳并无二理 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错会意
愈奇。脂砚。 别管
他阴也 没有错了的。”

此段文字在庚辰本上却是：

都判道：“放屁！俗话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错会意愈奇。脂砚。

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

己卯本在此处有两条空白文，每条是十字之格。庚本同处没有空白，且是由一人顺笔抄下的，绝非补抄。庚本多于己本的文字与己本空留之格正好契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且前后之文紧密衔接。这一特征说明了什么？庚本抄主是不能“忠实的”过录出底本——己卯本所空缺之文的啊！不知冯其庸先生作何解释？（见封二影件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己卯本、庚辰本这两个现存珍贵抄本之间，既有较近的亲缘，又不可能是过录关系，它们是各据各的底本过录的。

五、关于己卯本朱笔旁改前后文字

己卯本上有大量的朱笔旁改文字，并有许多朱笔改文与庚辰本墨抄正文相同，要证明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就必须证明己卯本上的朱笔旁改文字先于庚辰本的墨抄正文。为此，《论庚》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己卯本在过录完成后的若干年，又借到了庚辰本（按《论庚》的前后文意看，其所说的是庚辰原本——毓注），己卯本的抄者又据以校补己卯本”；“这些校补的文字，即以朱笔旁加或点改在己卯本的正文之侧，这些朱笔的旁改文字，

到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时候，在庚辰本上它们就都成为了正文，不再是写在行侧的旁加文字了。”②

《论庚》提出的上述推测是否正确，并不难于判断，只要弄清己卯本的朱笔旁改文字在庚辰本墨抄正文之前或之后就可以得到答案。

(1) 从两本的旁改情况来看

首先，庚辰本部分墨笔旁改文字与己卯本原抄文字相同。如：庚本第10页原抄正文“不便是何地方”中，“便”字圈去，墨笔旁补一“辨”字，己本墨抄正文即是“不辨是何地方”（第4页）。再如：庚本第11页“偷窃玉”旁，墨笔补“香”字，己本同句正是“偷香窃玉”。此类情况为数不是很多，而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此类庚本旁改文字大都是明显的错字或漏字。

其次，庚辰本墨抄正文与己卯本部分旁改文字相同。如：庚辰本第三回（第49页）有这样一段墨抄正文“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己卯本（第39页）墨抄正文却是“忽遇见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又有朱笔在行间旁补“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共二十字。再如：庚本第五回（第97页）第一行是这样的墨抄正文“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则暂不能写矣”，这行文字在己卯本第四回首（第83页）完全是朱笔旁补。此类情况为数不很多。

第三，庚辰本原抄文字和墨笔改文与己卯本原抄和朱笔改文皆相同。如：庚辰本第一回（第17页）“何敢狂诞至此”句，墨笔点去“狂”，旁补“妄”字，己卯本同句（第11页）原抄文亦作“何敢狂诞至此”，又有朱笔点去“狂”，旁补“妄”字。再如：庚本第四回（第78页）“彼时雨村即问原告之人来审”句中，墨笔点去“问”，旁补“提”字。己卯本同句（第66页）原抄文亦作“彼时雨村即问原告之人来审”，又有朱笔点去“问”，旁补“提”字。此

类情况为数较多。

第四，庚本原抄文字与己本原抄文字不同，但庚本墨笔改文与己本朱笔旁改后文字相同。如：庚本第二回（第39页）“和然溉及四海”句中，墨笔点去“和”，旁添“沛”字。己本同句（第31页）原抄文是“洽然溉及四海”，朱笔点去“洽”，旁补“沛”字。再如：庚本第三回（第63页）“拿着他两个小优儿出气”句中，点去“优儿”，旁补“跟”、“的”、“子”字。己本（第53页）原抄文作“拿着他的两三个小么儿们出气”，后又朱笔点去“么儿们”、“三”，旁补“跟”、“子”字。此类情况为数很多。

以上四种情况说明：

第一种情况，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或者庚本文字是从己本过录的，或者不是从己本过录的。因为不能排除庚本旁改文字即是据其底本——庚辰原本校改的可能性。又因为这类文字往往是文句中必不可缺，缺则不通的字、词，所以也存在着后人旁改的可能性。第二种情况，说明或者庚本是从旁改后的己本过录的，或者是己卯本据庚辰本校改的。第三种情况则说明两本不可能是过录关系，己本是据庚本校改的。因为庚本如果是据己本过录的，就只应过录墨笔原文或朱笔旁改文字中的一项，完全没有理由既过录原抄文字，又过录朱笔旁改文字。也就是说，庚本过录己本两种文字（校改前文字和校改后文字）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按照《论庚》的说法，庚辰本之所以从己卯本过录后便成为庚辰本，就是因为庚本过录的是己卯本（据庚辰原本）校改后的文字，那么，庚辰本既过录了己本原抄文字，又原样过录了己本的旁改文字，它就应当是己卯本和庚辰本的重叠本了，它又有什么道理删去“己卯冬月定本”的题字呢？第四种情况，说明庚辰本不是从己卯本过录的，己卯本是据庚辰本校改的。如果把这四种情况表明的可能性排列起来，即是：

A 1. 可能是过录关系 2. 可能不是过录关系

B 1. 可能是过录关系 2. 可能不是过录关系

C 1. 不是过录关系 2. 不是过录关系 (是校补关系)

D 1. 不是过录关系 2. 不是过录关系 (是校补关系)

己、庚两本是过录关系的可能性只有两条，不是过录关系的可能性有四条，还有两条说明绝对不可能是过录关系。所以我们说，庚辰本与己卯本之间不存在过录关系，己卯本绝不可能是庚辰本的底本。

(2) 从两本文句来看

我们把己、庚两本的一些文句对比一下，会从中得到不少的认识。我们得到的一个较深刻的认识则是：己卯本绝不是庚辰本的底本。己、庚两本的异文，有些是由于各自的抄录者误抄所致，有些则完全是由文词修订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庚辰本第一回（第14页）雨村出场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字表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

己本此处文字则是：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走了出来，这人姓贾名化、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②5}

两本文句绝然不同。如果说己本是庚本的底本，无论己本的旁补文字在庚本过录之前或之后都难以解释得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庚、己两本在各据各的底本过录之后，己本又据庚本作了校改。又如：庚辰本第二回（第62页）描写黛玉刚进荣府，去拜见其二舅贾政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己卯本（第52页）却作：

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庚本竟比己本多出“上也搭着半旧的弹墨椅袱”这文意紧接、

同时过录的十一个字。这十一个字既不是衍文，又不是后补抄的，怎么可能是从己卯本过录的呢？须知，己卯本不但墨抄正文中没有这十一个字，甚至连朱笔旁补文字都没有的啊！

诸如此类两本文句不同、此有彼无的情况，不能说比比皆是，却也为数不少。这里仅摘录其中的一小部分，列成表格，请读者核查（见附表一）。

六、关于己卯本朱笔校改文字的来源问题

对于己卯本上朱笔校字的来源问题，红学家们已经作出了一些推测，这些推测，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显得主观一些。虽然目前还没有取得统一的认识，但成绩是显著的。我认为，香港的梅节先生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分析、推测，材料充实，论述客观、言之成理，应当得到红学界的重视。

梅节先生认为，己卯本原来“只是一个比较素洁的墨抄本，并无朱笔校语……”，至于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朱笔校改文字，一部分是出于后来的收藏者武裕庵的手笔。己卯本第六十七回末有一行墨笔题字“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按乾隆年间抄本武裕庵补抄”，根据此题记可知第六十七回出于武氏手笔，仔细分析武氏笔体，与己卯本部分校改文字相同。还有一部分朱、墨批和夹条亦出其手，如：第十九回前朱笔夹条和“移十九回后”的朱笔题记、第十九回后的“情切切良霄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和“十九回终”两条朱题，第十七、十八回之间朱笔眉批“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第三十四回后的“红楼梦三十四回终”、“第三十四回评”的两行墨笔字、第三十二回末的“第三十二回终”之墨笔题字，都是武氏所写。另一部分朱笔校字，则既不可能是乾隆时期的校改，更不可能是怡府人士的校改，而是近人的校改，“甚至比武裕庵的校改还要晚”，“肯定是发生在董康、陶洙收藏的时期”^⑤。梅节先生的判断符合己卯本现实状况，是客观的、正确的，是对己卯本考证的重要贡献，对于认识己卯本的历史形

成，己、庚两本之关系以及《石头记》的版本源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梅节先生指出，己卯本的原始面貌只是一个无任何朱笔校改文字的墨抄本，这就澄清了人们以往的混乱认识。既然己卯本原来并没有任何朱笔校改文字，庚辰本就不可能是据校改后的己卯本过录的，所以，己卯本绝不是庚辰本的底本。

一些红学家曾根据己卯本上的题字，推测《红楼梦》这一书名出现的时间必在曹雪芹生前。如“奇的是在第三十四回末紧接正文突出了两行字，其一行曰：‘《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这是在脂本《石头记》里第一个出现的《红楼梦》的标名，是‘己卯本’独有的，也是唯一的例证。它证实了曹雪芹生前确实曾一度用《红楼梦》作为全部书的总名。”①

至于曹雪芹生前是否“确实曾一度用《红楼梦》作为全部书的总名”，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便讨论。但是，己卯本第三十四回末的题字却不能成为肯定上述推测的依据。因为已经梅节先生考清，这条题字并不是与己卯本正文同时出现的，可以肯定是出于后来的藏主武裕庵手笔。我们根据武裕庵在他补抄的第六十七回末的题记“《石头记》第六十七回终……”可知，第三十四回末的“《红楼梦》第三十四回终”，非出于他借以补抄第六十七回的那个“乾隆时期抄本”，又据“按乾隆年间抄本”的口气推测，武裕庵大约是一道、咸年间人。这样，武氏写在第三十四回末的这条文字到底来源于雪芹生前的抄本，还是由雪芹去世以后经脂砚斋（或畸笏叟）修定的抄本，或是更后期的排印本，还无法确定。所以，这条题字的来源及可靠性本身尚是一个未知数，是不能作为“曹雪芹生前确曾一度用《红楼梦》作为全书的总名”的依据的。（待续）

附表：己、庚两本不同文句对照表

版本	回次	页数	文 句	注
己 卯	一	4	士隐于书房闲坐，至倦时拨书伏几少憩。	
庚 辰	一	9	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	
己 卯	五	103	箕裘颓堕皆荣王，	
庚 辰	五	119	箕裘颓随皆从敬，	
己 卯	一〇	202	其左寸沉数者，乃肝家气滞血亏。	
庚 辰	一〇	228	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着，乃肝家气滞血亏。	
己 卯	一九	376	街上人挤车碰马，有个闪失，也是顽得的！	
庚 辰	一九	409	街上人挤车碰，马骄纷纷的，若有个闪失，也是顽得的！	
己 卯	三一	430	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	
庚 辰	三一	714	含泪说道：“为什么我出去？”	
己 卯	三二	461	还说这是粗打的，	
庚 辰	三二	745	还说打的粗，	
己 卯	三五	528	明儿还有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	() 内是墨笔旁补。下同。
庚 辰	三五	808	明儿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地方)还有呢。	

己卯	三九	608	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
庚辰	三九	889	也没有摸着吃的，也少。
己卯	五九	748	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
庚辰	五九	1394	每日里，各（处）皆有分例。
己卯	六三	815	是写着“霜晓寒姿”四字。
庚辰	六三	1494	是写着“霜晓姿（姿）”四字。

注 释

- ①《论庚辰本》第3页。
- ②同上，第4至6页。
- ③本文所引己卯本文字，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七月影印版平装本，以下只注页数。第一七页。
- ④本文所引庚辰本文字，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月版平装本，以下只注页数。第一九一四页。
- ⑤第三七〇页“移十九回后”一条，第三四四页“不能表白后是第十八回的起头”一条，第四〇二页“情切切良霄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十九回终”两条。
- ⑥见《论庚辰本》第6至7页。
- ⑦己卯本第三七页。
- ⑧庚辰本第一八一页。
- ⑨己卯本第一五八页。
- ⑩《论庚辰本》第7至8页。
- ⑪这十二条行间批在己卯本的分布情况是：第一一一页一条，第一一二页一条，第一九二页二条，第一九三页三条，第一九四页二条，第一九五页一条，第一九六页一条，第一九八页一条。
- ⑫第三九七页。

⑮第四三〇页。

⑯第三六〇页。

⑰第三二八页。

⑱见梅节先生的《论己卯本〈石头记〉》，此文原载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一年六、七期。

⑲见《论庚辰本》第20页。

⑳吴世昌先生《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60至164页。

㉑同上，第164至165页。

㉒见《论庚辰本》第7页。

㉓见李少清《庚辰本是据己卯本过录的吗》，载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丛刊》一九八〇年十月期。

㉔同上。

㉕见蒋维燧先生《〈石头记〉庚辰本底本新探》，载《论坛》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㉖见《论庚辰本》第34页和第41页。

㉗引文尖括号〈〉内是旁补文字。

㉘同注⑮

㉙见陈仲箴先生《谈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载《文物》一九六三年第六期。



影一：已卯本的批語在庚辰本上沒有



音註云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與莫失
莫忘相對所期愈
出愈奇



音註云

芳齡永繼

芳齡永繼又與仙壽恒昌一對
請合而讀之則諸公歷表小祝
中可有如此可巧奇妙之文以換
新眼日

已卯本



音註云

不離不棄



音註云

芳齡永繼

庚辰本

影二：庚辰本的批語在已卯本上沒有

新漲綠添澣葛慶

好雲香護采芹人

已卯本

新漲綠添澣葛慶
採詩頌聖最

好雲香護采芹人

朱鳳乘雅都恰當然冠
是中又不曉金塔調

庚辰本

十九回情切良宵花解語素錦子靜日玉生香移晷而後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此題係二十四回

林黛玉俏語謔媽香

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果甚至于 管代玉

們也無益于我們 神鬼也講有益無益 都判道放在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

陰陽並無二理 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愈愈愈音愈 別管他陰也

沒有錯了的眾鬼所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声

怕他們也無益于我們 神鬼也講有益無益 都判道放在俗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

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陰陽並無二理 更妙愈不通愈妙愈錯愈愈愈音愈

科本 別管他陰也 名曰揚鬼 罷陽也 罷還是把他放回沒有錯了的 中鬼所說只得將秦魂放

己本十九回

己本五十八回

己卯本

庚辰本

影三：己卯本第十九回前附頁之題法與同本一個抄手的筆迹非常相似。

影四：己本空缺文在庚本上并不空缺。